

種族歧視中的性別意涵：美國白人 洗衣業主眼中的華人洗衣館(1870-1920)

王秀惠

摘要

本文探討種族歧視裡所透露出的性別意涵。檢視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美國白人所經營的機器洗衣廠和華人手工洗衣店之間的生意競爭時，白人對華人的各種指責或是詆毀攻擊，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爲了要抗衡一般大眾認定洗衣工作是女性的工作範疇，經營機器洗衣廠的白人，將男／女性氣質、性別分工、和白人優越意識相連，型塑出他們對性別氣質的認識以及它與科技和文明進化之間的關係。白人洗衣廠和華人洗衣館的競爭故事說明華人洗衣工如何受到種族和性別的雙重歧視。

白人洗衣廠業主將對男／女氣質和性別分工的認知與種族進化及文明程度劃上等號；換言之，性別分際愈明確者，愈能表現其種族的文明進化程度。白人男性洗衣業者強調自身操作機器、運用技術，並且以高清潔標準和高效率完成洗衣工作，這些舉止仍然是男性的範疇。對比之下，華人男性之所以進入洗衣業，完全是因爲西部缺乏女性人力，以之爲替代。此外，華人從事洗衣工作的模式，抄襲模仿白人女性操持家務的方法。這些行徑都使得華人男性失去作爲一個男人的特質。而且華人手工洗衣店仍然

使用舊式的方法，其中包含以口含水再噴水燙衣的落後不衛生方式；他們甚至被刻劃成野蠻的次等種族，藉著吃鼠肉降低生活費，以此達到收費低廉，爭取客源。白人洗衣廠主以男性威權的認知結構和白人統治非白人的種族優越意識套用在它與華人洗衣店的商業競爭過程裡，以此建立白人男性在洗衣業中的霸權。

關鍵詞：男／女性氣質，性別分際，文明，種族進化，華人洗衣館

Gender Implication of Racism : The Chinese Laundries in the Eyes of American Power Laundrymen (1870-1920)

Hsiu-hui Wang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 of gender ideology in racis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of America,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white power laundries and Chinese hand laundries provided a good story. Confronted with the persistent notion that laundrywork was women's work, American power laundrymen recast laundrywork in a larger set of preexisting cultural idioms and symbols that linked manliness, machinery, and civilization.

In a civilized society, men and women have their own separate but cooperative spheres. American white laundrymen, with the stress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modern technology,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from women doing laundry. Indeed they were civilized men by using machines to save

women's energy and thus protect women. The Chinese laundrymen, however, crossed over into the women's sphere by outright imitation of women's ways, which was a sign of a savage society without a clear gender division. Moreover, the Chinese laundrymen were regarded as preindustrial figures by using primitive methods, tools, and management, specifically such an unhealthy and uncivilized way as mouth-sprinkling. Sometimes, Chinese laundrymen were portrayed as rats-eaters, another uncivilized behavior, to reduce their living expenses and thus lowered their laundry prices. Figh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hand laundries, these white power laundrymen thus claimed their authority in the laundry trade by drawing connections between male power and white supremacy.

Key Words: manliness, gender division, civilization, racial evolution, Chinese laundries.

種族歧視中的性別意涵：美國白人 洗衣業主眼中的華人洗衣館(1870-1920)

王秀惠*

前言

清洗衣物一向是婦女工作內容的一部分。有史以來，這項事實似乎是中外皆然。不論洗衣的場所是在通都大邑的豪宅或是窮鄉僻壤的民房，也不論是在河邊或是室內，洗衣工作總是具有濃厚的性別分工之色彩。有趣地是，男性對洗衣工作避之惟恐不及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這項工作過於繁瑣或是困難。當男人接觸洗衣板和水盆或拿起熨斗時（除了裁縫師父外），他很有可能被判定喪失男性的性別象徵。因此當一個男人需要清洗衣服時，通常是尋求女人代勞——而這個女人可能是他的妻子、女兒、女傭、或是洗衣婦等。女性不但是洗衣工作的操作者，通常也是這項工作的知識傳播者。她們教導女兒如何做清潔劑（如肥皂等），如何使用熨斗，如何調製漿水，以及如何去汙除垢。清理衣服所需要的器具物品、知識，以及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工作本身毋庸置疑地都與女性有所關連。

十九世紀中葉，一些美國城市開始有商業性質的蒸汽動力機器洗衣廠（steam laundry or power laundry）出現，雖然初期數目不多，但是提供了消費者在親手操作或是雇佣洗衣婦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內戰之後，工業化的腳步快速前進，動力洗衣廠的數目也逐漸增加。這些洗衣廠宣稱運用工業技術方法來處理襯衫、衣領、毛巾、床單，及各式布料的清洗問題。洗衣廠的老板投資購置新的機器或是改良舊式設備；此外他們也重新組織安排洗衣流程，將女性洗衣工作的傳統模式——清洗，晾乾，漿燙——加以劃分，由數名工人專司一職，甚至逐漸地由專門的機器操作完成。

伴隨著洗衣工業的成長，以男性為主的洗衣廠主或是管理階層開始思考並形塑自己在公眾場合的性別認定。他們自稱男性洗衣業者（laundrymen）。這一群洗衣廠主或經理，成員幾乎清一色是以白人男性為主。就算有極為少數的女性廠主或是經理，她們的意見不是被男性同業消音，就是身如隱形人一般，無視其存在。¹

洗衣勞務所附屬相隨的性別意涵（gendered connotation）一直是白人洗衣廠主們的論題焦點。其所包含的內容，不但有針對其自我的定位，也有相對於他們處境的洗衣廠內女性勞工，女性顧客，或是女性競爭對手如家庭主婦或是洗衣婦。爲了要抗衡一般大眾認定洗衣工作是女性的工作範疇，男性洗衣業者的論述中強調，洗衣過程的某些部份（如注意細節的漿燙工作）可能由女性擔任完成較爲恰當，但是操作機器、運用技術，非常有系統有效率地設計流程來完成洗衣工作，則是男性的範疇。換言之，洗衣工作的進行需要男性條理分明如科技的邏輯思維方式，以使工作順利完成。這些男性的白人洗衣業者以此凸顯自我的特色，並據此與傳統上在家務操作範疇內的主婦或是洗衣婦加以區隔。

但是這些洗衣廠的業主們並不是僅有男性從事浣洗的工作。遍佈全美，尤其是東部地區各大城市的華人洗衣館裡，其成員絕大多數也是由男

1 因爲女性數目極爲少量，以下行文中，就以白人洗衣廠主（或是白人洗衣業者）通稱男性白人洗衣廠主（業者），簡略男性兩字。

性所組成。² 到底白人洗衣業主，如何看待這一群同為男性卻不屬白人種族的同業人士呢？由一些洗衣廠公會所發行的刊物雜誌和廣告宣傳中可見出，他們所用的策略就是強調自身有條不紊的科學思考和周詳的組織能力之男性氣質（manhood）。對比之下，華人男性之所以進入洗衣業，完全是因為缺乏女性人力。除此之外，華人從事洗衣工作的模式，抄襲模仿白人女性操持家務的方法。這些行徑都使得華人男性失去作為一個男人的特質。性別歧視華人之餘，白人洗衣廠業主更借用白人種族優越意識，開創出一個以文明進化為基礎的男性威權意識型態，以此打擊華人洗衣館並抗拒其所帶來的競爭壓力。

本文的時間範圍以美國華人向東移動的發展，帶動華人洗衣館的全面擴散，並且配合動力洗衣工業的發展歷程，著重在一八七〇年代到一九二〇年代之間華人洗衣館和白色人所經營的動力洗衣廠之互動情況。早在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通過之前，西岸地區華工因為受到白人勞工的排擠，已經逐漸地由製造業、農業、漁業退縮下來而轉入服務業如雜役、僕傭、洗衣業等。就地理分布而言，排華法案通過之後，美國華人逐漸由太平洋沿岸地區往東部及南部擴散。隨著華人的東移，華人洗衣館也明顯地出現在美國東部各個大城小鎮。同時，美國內戰之後，經濟上工商業發展突飛猛進。社會上，兩性之間的互動，受到工商發展的影響，重新詮釋女性的家庭角色，提高清潔的標準，以及對服飾裝扮的要求，提供衣物送洗的前提條件，因而誘發洗衣行業的勃興，直至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開始，洗衣業的發展則又進入另一個階段。

在說明這一時期白人洗衣業主如何糾結性別和種族之議題來界定他們與華人洗衣業者的關係之前，筆者首先將對美國社會的性別觀（男／女性氣質，尤其是前者）之演變加以介紹，並分析男性氣質和種族／族群觀念的關係。第二節探究白人男性洗衣業者如何運用文明論述中的性別和種族觀念，解讀洗衣業的歷史傳統與發展，看待他們的同業人士——華人洗衣

2 眾所皆知，早期美國華人絕大多數是男性。至於為何如此，自有其歷史背景，涉及華人到海外工作的習俗模式，美國移民法規，限制華人女性進入美國等其他因素，但此議題非本文所關切的焦點。以下的文章，也將男性華人洗衣館簡約成華人洗衣館。

館，以及合理化白人洗衣廠優於華人洗衣館的聲明。這一節又將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集中於性別議題，檢視白人洗衣廠和華人洗衣館的不同歷史發展過程中，白人洗衣業者如何自我標榜運用科技來操作清洗衣物，以示男女從事洗衣工作之分野；他們又如何刻劃其眼下以男性為主體的華人洗衣業者與女性的相似之處，以顯現落後民族沒有男女性別區分。第二部份集中於種族議題，分析白人洗衣廠如何構築白人文明先進與華人野蠻落後的對比形象，將白人男性運用機器和科技的景況，為女性分憂解勞，延伸為其對文明的貢獻，藉此宣告白人男性在洗衣業的權威。

壹、男性氣質與文明的關係

有關美國社會裡男性氣質，主要探討三個問題：（一）在美國社會裡，到底所謂的男性氣質是如何起源的？它和女性氣質的互動關係如何呢？藉由這些問題的探索，以求了解當時的性別觀念。（二）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革，尤其南北戰爭之後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工業化，中下階級的男性氣質有何轉變，以及為何中下階級會作如此的調整和變化？（三）最後則分析美國白人男性的種族觀，以及它如何搭配性別概念，藉著文明（civilization）的論述為中心意旨，來結合男性權力（male power）和白人種族優勢（racial dominance），建構一個由其主宰的不平等權力關係。

從殖民時代開始，所謂的男性氣質（manliness），經常與殖民所來自的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相連，強調男性的獨立自主性格，在心理上具有剛鐵一般的堅定意志，能夠自我克制，即使在生理方面的性行為表現，亦是如此。這種性格也是向外探索，建立宏觀氣度的基石。對於草創的先民，離開歐洲舊社會移居新大陸，意謂著一個新的契機。在大西洋的另一岸，開疆闢土，輾路藍縷，建立新的家園，賦予男性氣質一種白手起家（self-made）的面貌。獨立運動更是鮮明地代表男性的身心成熟，可以自己有所判斷分析。隨著建國之後的下一個世紀裡，美國的西向開拓發展，照料安置印第安人，以及經濟成長、工業建設、和都市興起等等成就，都是奠基於男性氣概的本質，將之發揚光大的表現。

相對於男性氣質與其所相聯繫的外在世界，這一時期的女性氣質則圍繞著家庭，並且由此發展出一套以家居事務為中心的「內務意識」(ideology of domesticity)。這套內務意識界定女性與她處的周遭社會之間約定俗成的關係；簡言之，它界定女性的性別角色，而她們的舞台是在家庭之內。內務的意義標明了婦女的場域(women's sphere)，這個場域顯然和男性以家庭之外為其世界是不同的。內務意識的起源，和經濟活動的變革息息相關。事實上，經濟活動的生產模式，對男女性別關係具有深遠的影響，造成男性生產／女性消費的觀念，加強女性對男性的依賴。由殖民時期農業社會之工作形態，以家庭為單位，男性犁田耕地，生產穀物，女性飼養家畜家禽，紡紗織布作衣，醃製果醬乳酪，烘焙麵包等食物。家庭內的成員，不論男女都具有生產功能，彼此相互依賴。但細究女性的工作性質，其實具有消費、保存、或加工再製男性所生產之成果的意味；男性生產，女性消費的模式已然成形。當農業生產逐漸走向商業性的大量生產之後，個人所得由實物轉換成現金酬勞或利潤。市場經濟的運作之下，男人生產物品以賺取薪資，女人則花錢購買、使用物品。如此一來，男女在農業經濟時期所經歷的互賴關係，更是蕩然無存，加深女人在經濟上附屬於男人，社會地位上次於男人的不平等關係。³

影響所及，界定女性工作範圍和性質之時，是以家庭為其主要場域。家務工作是犧牲自我，以服侍他人、取悅他人為目標，沒有自我意識。⁴ 尤其家務工作是「任務導向」(task-oriented)，這樣的工作性質，以單獨分離的任務為段落，⁵ 似乎暗示女性只能在某些部份有所表現，不易有全盤的思考方式和組織能力。易言之，女人在工作上，有擔任完成某些部份的能力，但卻無法關注全局。這與以注重自我鞭策，並以此為推動力，向外拓展，建立宏觀角度的男性氣質，有明顯的差異。

但是當我們對於男性氣質進一步加以研究，卻發現著一個非常反諷的

3 Nancy F.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0, 22.

4 *Ibid.*, pp.22-3, 71-2.

5 *Ibid.*, p.60.

現象。事實上，美國南北戰後，國家建設的步伐，使得整個社會歷經急遽的變化。隨著工業化的快速進展，造成整體經濟結構的重大改變。職業上，除了大資本家之外，開始出現白領及勞工階層的分野。爲了大量生產，工廠內的工作將管理（勞心）和勞動（勞力）的部份截然劃分爲二，前者成爲白領階級，後者則成爲勞工階級。此舉完全喪失工業化之前，一個熟練工匠或自耕小農可以獨立控制工作時間，或是設計產品的尺寸花色，以致於全程參與產品由無到有的過程，所擁有的自主性。過去的獨立自主所帶來的成就感，如今只能替換成所賺的現金酬薪。無形之中，人的價值似乎被等換成市場上可以用金錢而買賣的貨物。而不論以日或按月計酬的支領薪水模式，讓一些出外工作於職場上的男性，認爲自己已經淪爲如同妓女般地在出售身體給資本家，以獲得金錢的回報。⁶ 同樣地，在商業貿易的場域，資本集中的大型公司組織逐漸地迫使小資本經營的獨立工商行號退出商業競爭，許多中產階級白人男性原來所認定的信念（如辛勤努力地工作，白手起家，和經濟的獨立自主性）因而受到威脅。

社會上同樣經歷著重大的變革，不斷地撼動許多殖民後代對舊有維多利亞時期的男性氣質之信念。一八七〇年代開始的大量移民，由東歐南歐地區湧入美國東北部的工業城市。此外黑奴解放之後，自由黑人由農莊進入工業城市求職，尤其是第一次大戰期間的由南往北大遷移（*The Great Migration*）。這些不同的族群團體，不但使都市的人口數字扶搖直上，也重組都會地區的人口結構。針對就業機會和社會資源分配的競爭，因而更爲白熱化。政治上，許多城市的公共事務被移民勞工團體掌控的投票部隊所選舉出來的官員所霸佔。同一時期的社會變化之中，女性開始進入公共場域最令殖民後代的男性無法忍受。南北戰後，女性運動方興未艾。此後，許多具有中上階級背景的女性明確要求具有出外工作或受教育的權利，甚至在政治上擁有公民權，終於在一九二〇年開始授與全國女性投票權。⁷

6 Michael S. Kimmel,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p.106.

7 有關美國社會變革對男性氣質的影響，參見 Michael S. Kimmel,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Masculi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Harry Brod ed. *The Making of*

這些由工業化所帶來的改變，不斷地挑戰男性所既有的威權。在此之下，許多曾經擁有自主獨立性的小商人、自耕農、或是手藝師父，瀰漫著一股所謂的男性危機（masculinity crisis）。⁸ 他們的焦慮和恐懼產生一種頗具排他／她性的論述。針對外來移民而生的本土論，或是針對有色人種（如黑人，印第安人，華人，日人等）而生的種族論，以及反對女性主義論，其實都反映了美國白種男人捍衛殖民時代以降的男性氣質，企圖藉由排除行動（exclusion），詆斥他（或她）們不是也無法成為真正的男人，以保存舊有的性別分際和男／女性之認定標準。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念連結到性別議題上，堅信白種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其他的種族，則被類比成女人或孩童。⁹ 例如一八九〇年出版由 Ignatius Donnelly 所寫的小說 *Caesar's Column* 中，有一段描述華人 "with women's garments over their effeminate limbs, [who] will not have the courage or the desire or the capacity to make soldiers and defend their oppressors." 尤其華人的矮小體型，在美國白人眼中，更會連想成喪失男兒本色。¹⁰ 在下層的工人階級裡，當工會所組織的抗爭活動被解讀成男性氣

Masculinitie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7), pp.121-54, especially, pp.137-140.

- 8 中產白人男性在此危機意識之下，如何看待兩性關係。相關之研究，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著重在男性危機感之下，男子氣概所顯現的特色包括陽剛之體魄，熱愛耗費體力的戶外活動，及對婦女運動的疑懼而產生的焦慮和不安，使得兩性分野愈來愈明，彼此關係漸行漸遠。另一種卻恰好相反，強調男性逐漸對女性的天職（如照顧孩童或是家務勞動）產生興趣，進而參與其中。有關前者的研究論著，可以參見 Peter G. Filene, *Him/Her/Self: Sex Roles in Moder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69-93, 或是 Michael S. Kimmel,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Masculi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Harry Brod e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7), pp.121-54。至於男性參與女性天職部份，參見 Margaret Marsh, "Suburban Men and Masculine Domesticity," *American Quarterly* 40 (June 1988) pp.165-86, and Clyde Griffen, "Re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from the Evangelical Revival to the Waning of Progressivism: A Speculative Synthesis," in Mark C. Carnes and Clyde Griffen eds., *Meanings for Manhood: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Victoria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183-204.
- 9 Michael S. Kimmel,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pp.92, 93。
- 10 引文錄自上引書，p.92。

概之外現，他們排斥有色人種——一如排斥女性——加入工會的心態，除了經濟上的競爭之外，明顯地有性別歧視的意味。即使是較為開放，願意接納黑人或女性的工會組織如新英格蘭地區的 the Knights of Labor，也是抵制無法具有真正男人氣質的外來華工，支持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的通過。¹¹

特別重要的是，中產白人男性運用「文明」的論述，建構一套有關男性氣質的新觀念，刻意強化男人氣概是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白人種族進化的前提要件，並將文明進化的功勞歸諸於白人男性。在這個論述裡，「文明」不再是詞面上的意義，"but the multiple ways it was used to legitimize different sorts of claims to power."¹²（而是被用來將不同宣示手法而擁有的權力，作一合理化的多樣解釋）。因此文明的意涵同時含有種族和性別的觀念在其中。就種族而言，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觀被拿來與種族優劣相提並論，當人類社會由野蠻落後的原始狀態進化到文明程度，只有盎格魯-撒克遜種的白人才能達到高度的文明。就性別而言，男女關係必須進化到男女各司所職、各有其所屬的職場／家庭領域，才是文明之至。最進化的人種（或說是最文明的一支種族）就是能將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發展到完美境界的種族。野蠻的種族或是落後的社會對於男女分際不夠明確，彼此責任分工不清。原始種族的男人無法保護女性、替女人分擔重務，因為在身心發展上他們根本沒有做男人的體力和才能。白人男性把種族至上的優越感和男女分際的性別關係，相互交融，闡明他們所宣稱的「文明」之意義。¹³

11 pp.107-8。

12 Ibid.,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23. 該書並對 manliness masculinity 兩字作一區分。前者指稱較為高尚文雅，有堅定強大意志力而又能自我克制的男性；後者則意旨豪放，魯莽，不拘小節，不一定要求高尚情操或道德標準的男性。見前引書，p.18.

13 Ibid., pp.25, 27-29.

貳、性別・種族與文明

(一) 由洗衣業的緣起看性別分工

男性白人洗衣廠主建構一套說辭來辯護他們從事洗衣勞務的情境。其中之一就是重新解讀洗衣業的起源，著重與男性相關的部份。首先，他們強調男性服飾的需求，以為推動洗衣業出現之原因。洗衣這一行業的起源必須與服飾——尤其是男性服飾——的流行風尚相提並論。從一八二〇年代開始至二次大戰之前，男性襯衫的流行趨勢是在胸口部位有一塊如 U 字形的胸襟 (bosom)。胸襟的形式從邊緣有縐褶紋路的花邊逐漸趨向簡單平整。領子和袖口部份則變成分離式 (detached collar and cuffs)，與衣衫用細線或鈕釦相連。¹⁴ 領子和袖口因為比較容易沾染污垢，採用與襯衫主體分離的方式，可以經常換洗。至於衣衫主體部份則可以穿著數次之後才清理。這類有著高領和堅硬胸襟的襯衫儼然成為許多男性在工作崗位或是其他正式場合的制式衣著，以顯示其紳士風味。¹⁵ 因而即使當有名的百貨公司，如 the Sears, Roebuck，推出比較低的領子和觸感柔軟的襯衫，雖然搭配上高級材質和流行的設計，價格也非常合理，市面上的反應並不理想，一般男性仍然視之為不夠正式。¹⁶

清理領子、袖口和胸襟部份時，最為重要的是要求漿燙的工夫。事實上，今日我們所熟知的英文單字 "laundry"，在十九世紀初葉之前，一直是只有意謂熨燙衣服的意思，並沒有包含清洗的步驟。後者在英文字彙裡就稱為 "washing"。十九世紀之後，逐漸視熨燙衣服為清理衣物工作中必備的一部份，因此就以 laundry 這個字統稱之。¹⁷ 服飾流行風尚和清理衣物工

14 二十世紀之初，開始出現一些是將袖口與襯衫結合，只有領子部位仍是分離的樣式。詳見 "Attached Collars and Cuffs,"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1, no. 10 (1904) p.38; "Evolution of the Shirt," *ibid.* 53, no. 2 (1905) p.32.

15 O. E. Schoeffler and William Gale, *Esquire's Encyclopedia of Twentieth Century men's Fash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73), pp.184, 198.

16 Claudia Brush Kidwell and Valerie Steele, eds., *Men and Women: Dressing the Part*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p.83, 85.

17 *The Maytag Encyclopedia of Home Laundry* (Newton, Iowa: The Maytag Company, 1965), p.18.

作的關連性，由此可見一斑。領子和袖口講究熨燙得平順而硬挺。至於胸襟部份，若是邊緣有打褶裝飾，則必須燙得井然有序，以顯出其光鮮細緻之姿。因此如何煮製漿水，以及將衣物浸泡漿水的時間，必須拿捏得宜，以免衣領袖口過硬或過軟。熨斗的溫度也是一大關鍵，溫度太低或是忽高忽低，會使漿過的衣物無法在熨燙過後顯出光澤。甚至還有特殊技巧，運用充分調和的生冷漿水，加上極為高溫的熨斗來燙衣領，據說最能顯現出潔白又光亮的色澤。¹⁸許多的家庭主婦視漿洗丈夫的襯衫為畏途，不但是因為工作過程繁瑣，也是因為其中需要專業而熟練的技術。與其花費許多的時間和心力來清理襯衫，還不一定令家中的男士滿意，不如外送到洗衣館去省事。總之，清理男性襯衫，尤其是漿洗熨燙領子、袖口和胸襟部份，是洗衣行業之所以興起而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

對於服飾的要求，牽動洗衣業的應運而生。一八二九年，位在紐約上州 Troy 城的第一家衣領袖口製造廠，還附帶清洗部門，專作洗滌自己生產的衣領袖口之工作，算是商業洗衣業之鼻祖。數年之後，在一八三五年，同一城市內成立另一家商業洗衣店（Independence Starks），同時為衣領袖口製造廠也為公眾個人服務。只是此一時期尚未運用蒸汽動力機器於清洗過程中，還不能算是洗衣工業之始。¹⁹

至於動力洗衣工業的起源，男性白人洗衣廠主則著墨於男性投身研究發展洗衣器械的功勞，以此區別於華人如傳統女性般依賴體力操作洗燙工作的模式。最早的動力洗衣工業，源自十九世紀中葉，加州地區發現金礦，引來許多的淘金客。當時大部分的淘金客都是男性，他們有些沒有家人一起同去，另一些則是單身漢。女性人數的缺乏，遂開創洗衣工業的契機，產生了由蒸汽推引的第一部動力洗衣機之發明。洗衣機的發明者曾言與其親自動手挖掘金礦，「不如替那些缺乏女人的淘金客洗衣服賺得快一點」
"an easier way to get the yellow metal was by doing washing for other

18 Marion M. Mayer, "The Art of Starching," *Good Housekeeping* 73 (September, 1921) pp.69, 173.

19 Fred DeArmond, *The Laundry Industry* (New York: Harper, 1950), pp.1-2.

womanless forty-niners"。²⁰ 這個由來對於許多白人洗衣業者都是耳熟能詳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故事指明女性人力的缺乏，促使男人運用科技解決沒有人替他們清洗衣物的困境。用機器來洗衣服的情況，減輕了男人因為跨足女性工作場域而產生的顏面無光之感，因為現在是機器—而不是男人—在操作洗衣的勞務。尤其當經濟社會地位是建立在獲得其他男性之景仰尊重的文化氛圍之下，這類有關機器技術的話題也可算是一種公開宣示，表明雖然洗衣工作傳統是女性的工作範疇，具有濃厚的性別意味，但以男性文化的標準而言，這群白人洗衣廠主有系統地將科學技術加入洗衣工作裡，是非常有男人味的男性，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男性氣概。

相對於白人男性因為服飾時尚所趨或在西部邊境用機器代替女性勞力的情況，華人男性進入洗衣業則全然是替代女性的地位，以傳統女性的手工方式在操作洗衣勞務。早期美國華人男性學會洗衣技術是來到新大陸之後，從事傭僕工作，得力於白種女主人的教導，而非如當時一些白人的理解，以為來美華人原先在中國社會已經從事洗衣業的工作。²¹ Lee Chew（暫譯趙利）就是一個例子。他在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通過之前的幾年，自廣州市鄰近的一個村子去到舊金山。初抵異鄉的他，就如同許多當時的華人一樣，經人介紹到一戶四口之家的美國白人家庭作僕役工作。最初，趙利不但不會作傭人份內的工作，甚至聽不懂女主人所說的英文。在女主人重複示範的教導監督之下，他逐漸習得包括燒煮烹調、洗燙衣衫、洗碗拖地、清理門窗、擦拭刀叉銅器、油漆打掃在內的各種家務工作。當了兩年的傭僕之後，趙利用他所存下來的四百一十美元，和另一個華人合組一家洗衣館。他們最先在離舊金山五百哩之內地，替那些正在建築開闢鐵路的工人洗衣。三年之後，又轉去替一些淘金客浣衣。²²

20 Ibid., p.7.

21 Ng Poon Chew（伍盤照），"The Chinaman in America," *Independent* 54 (3 April 1902), p.802.

22 "The Life Story of a Chinaman: Lee Chew," *Independent* 55 (19 February 1903), reprinted in Hamilton Holt ed. *The Life Stories of Undistinguished Americans: As Told By Themselves*,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0), pp.179-81.

十九世紀以來，美國版圖向西推進。西部邊區，因為女性很少，華人男性從事洗衣這類家務勞動型態的行業，頗受歡迎。在洛磯山地區，一八七〇和一八八〇年代，將近七成的人口是男性。華人洗衣館的發展隨著當地男女性別比例變化而消長。舉例而言，蒙大拿州 Butte 城，在一八九〇年後，當男女比例愈趨平均，華人在該地的人口總數也減少了四百多人。華人凋零的景況不斷地持續，直到一九四〇年時期，當地人口性別比例達到正常（1.1:1），才稍微停歇。但此時也只剩八十八個華人餘留在該城了。雖然不是所有離去的華人原先都開設洗衣館，但明顯地可以見出女性人數過少是華人洗衣館興盛的重要因素之一。²³ 在白人男性眼中看來，華人男性擔任洗衣工作，其實就是跨越男女分際，從事女性範疇的勞務。²⁴

美國東部地區雖然沒有男女比例差距懸殊的景況，但是許多華工由西東移，與勞資糾紛不免有些關連，尤其是工會的罷工。白人資本家認為華工比較乖馴聽話，易于掌控，因而思考引介華工代之。²⁵ 在一八八二年排

23 Rose Hum Lee,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Rocky Mountain Regi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8), pp.66, 139-40.

24 至於華人男性是否感受到被認定為女性，因而有所疑慮徬徨，則需要另外為文討論。但是以海外華人出外營生的旅居心態，著重財富累積的經濟利益，遠超過其重視在居留地的社會地位和形象。與其他服務業（如傭僕、廚師等）比較起來，自己開設洗衣館有幾點吸引人之處。首先，廚師傭人的薪資比起洗衣館的收入約略高出三分之一。但後者的工作性質較為獨力自主，不必看主人的臉色。梁啓超在一九〇三年遊歷美國大陸時，對美國華人所從事的行業，就有此觀察。參見梁啓超，〈新大陸遊記〉，《晚清海外筆記選》，頁 203。另一個有關十九世紀末期洛杉磯華人的研究也指出，當地華人的職業中，以家傭的薪資為最高，月薪在四十至五十美元。洗衣工的月薪則為三十元左右。但是家傭的工作機會不如洗衣工多，而且作學徒的期限又較洗衣工還長，所需的英文能力要求也高，因而使洗衣館的工作成為華人從事服務型態之行業中，另一種不錯的選擇。見 Raymond Lou, "Chinese-American Agri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Los Angeles, 1870-1890," in Robert Asher and Charles Stephenson ed. *Labor Divided: Race and Ethnicity in United States Labor Struggles, 1835-196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49.

25 然而最早到美國東部的華人並不是華工，而是一些由中國直接到東部大城的商人和海員。美國獨立之後，亟欲與中國建立商業貿易關係，尤其是與英國斷絕來往後，希望和中國從事茶葉生意。有些美國商人將其在中國的家傭或是商船上的員工帶到美國來。也有少數的中國商人來到東岸如波士頓、紐約等海港大城，開設起茶葉商號。見

華法案通過之前，七〇年代的經濟蕭條，使西岸地區對華人的歧視和暴力恐嚇事件，屢見不鮮。在此同時，約有數百名的華工，搭乘新近完工的聯邦太平洋鐵道，翻越洛磯山，去到東部工業城市取代罷工的工人，或是到南部棉花田替代解放後的黑奴。²⁶

在這些東移的案例中，有一個特別值得一提。一八七〇年，離紐約市不遠的紐澤西州 Belleville 城裡，一家洗衣廠老闆 James B. Hervey 遠從加州雇來六十八位華工。該廠除了清理男性襯衫衣領袖口之外，還為船艦處理床單，毛巾等大型平坦的物件。原來已經有一些美國本地的女工受雇於該洗衣廠，但是薪資價格過於高昂，老闆因此轉而雇用德裔和愛爾蘭裔的移民女工。因為彼此之間的爭吵不斷，逐漸地完全以愛爾蘭裔女工為主。但這些年輕女工不是存了一些錢之後就轉換職業，就是在結婚之後就辭職了。與移民女工比起來，Hervey 認為華工比較值得信賴，工作期穩定長久，因而希望引用華工為其洗衣廠帶來一些利潤。²⁷ 隨後該廠的華工人數曾經增至兩百餘人，直到一八八〇年代中葉才結束雇用華工。有趣地是，這些華工幾乎都是從事熨燙的工作——也就是需要注意細部處理的部份，以單

Doris C. J. Chu, *Chinese in Massachusetts: Their Experiences and Contributions*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Institute, 1987), p.34; Louis L. Beck, *New York's Chinatown* (New York: Bohemia Publishing Company, 1898), p.8.

- 26 排華法案之前的華工東移，主要在三個地區。首先是一八七〇年到波士頓的製鞋廠替代由工會領導的罷工工人。見 Frederick Rudolph, "Chinamen in Yankeedom: Anti-Unionism in Massachusetts in 187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3 (1947) pp.1-29. 隨後不久，另一群華工至紐澤西州的一家洗衣廠，正文將有更詳盡的介紹。最後一組華工則是在一八七二年到賓州匹茲堡南部一家專門製作刀器的工廠。李圭於一八七六年由舊金山至費城的旅途遊記曾有記載在匹茲堡見過這一群華工，見李圭，〈東行日記〉，《晚清海外筆記選》，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使資料選輯組編（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頁115；另可見 Chien-shiung Wu (吳劍雄)，"The Chinese in Pittsburgh: A Cha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978,"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3, 11-2. 關於以上三個案例的前因後果，其中過程，及為何沒有後續的雇用華工，可以參考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199-210.
- 27 Daniel Liestman, "Chinese Labor at the Passaic Steam Laundry in Belleville," *New Jersey History*, Volume 112, Nos 1-2 (Spring/Summer, 1994), p.22.

純任務為主，而不是洗衣廠內那些需要耗費大量體力如搬運清洗過的衣物，也不是操作機器的工作。²⁸ 由這個事件中可以見出，以男性華人取代女工，其中固然有許多經濟層面的考量，但是意識型態上，將乖順易於管理之特質冠在男性華工身上，又將廠內通常由女工來擔任的熨燙工作轉由男性華工來做，似乎暗示著一些中產白人男性（如洗衣廠主），認為非白人的其他種族，不具男人氣質，男女分野不明，男人也可以做女人的工作，不似白人男性有其性別專屬之工作領域。

關於這群從紐澤西洗衣廠退職下來的華工，有一種說法是他們由洗衣廠中理解到浣洗衣衫的豐厚利潤，開始在紐約市籌設小型洗衣館，成為東部地區華人洗衣館的先祖。²⁹ 姑且不論這項說辭是否屬實，早期華人洗衣館的服務項目，以清洗男性襯衫，兼及手帕等附件為主要的業務，與白人洗衣廠的一些營業項目相互重疊。華人洗衣館能夠以此維生，除了價格低廉，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不同的人會對漿燙衣領的硬度要求，個別所好不同，自是難免。隨時因應顧客的要求，而能彈性變通，正是小型洗衣店如華人所經營者，可以在洗衣行業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華人洗衣館的漿燙技術應該也是不錯的。一位讀者在給《芝加哥日報》(*Chicago Daily News*)的文章裡就提及 "After all, I believe the Chinamen are our friends." 又說 "They must be our bosoms' friends."³⁰ 正因華人洗衣館與白

28 同前註，頁 25。

29 Edward Southern Hipp, "Newarker 'Father' of Chinese Laundry; George T. Casebolt, 93, Reveals that He Brought First Chinamen East to Break Strike, But They Started Their Own Business," *Newark Sunday Call*, 9 October 1932. 于仁秋有關紐約華人洗衣館的研究，也有類似的說法，見 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 但是其他一些證據顯示，一八七二年在芝加哥，三年後的匹茲堡，以及一八七六年時的紐約，都有華人洗衣館的記錄，而此時紐澤西洗衣廠卻尚未解雇其廠內的華工，筆者因而頗為懷疑此一說法。這些證據包括 "Some Laundry History in Chicago 1869-1882,"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9, no. 12 (1908) p.56; Paul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3, 43n; *Business Directory of Pittsburgh, 1875-6*, under the section of "laundry;" 陳蘭彬，〈使美記略〉，〈晚清海外筆記選〉，頁 127。

30 Althea Lepper, "What Price Washdays?" *Delineator* 128 (April, 1936) pp.11, 13.

人洗衣廠的營業項目相近，因而利益對立。早在一八七九年時，白人洗衣廠面臨來自華人洗衣館的競爭和威脅，已經出現在洗衣廠同業公會的會議討論裡。³¹ 十年之後，在白人洗衣廠同業公會的年會上，華人洗衣館削價競爭的問題又被提出來。³² 這些都證明了十九世紀末葉，東部地區華人洗衣館的興盛，以及白人洗衣廠對其快速發展所感受到的威脅和憂心。

詆斥洗衣華工失去男人本色，有時不免使得白人洗衣廠處境尷尬。一九〇四年，有白人提議開放男性華工入美，以解決美國家庭女傭不足之問題時，由白人洗衣廠主所組成的洗衣業公會期期以為不可。華工雖然被一些白人聯想成女性，可以男女不分，跨越性別界線去從事婦女場域的工作。但縱使洗衣廠主有如似的想法，卻囿於和自身有競爭關係，斷然加以駁斥。

33

（二）由經營方式看文明進化

白人洗衣業者企圖運用當時已經存在之連結男人氣質與機器的社會文化制約系統，將洗衣工作和科技方法相結合，以此說明白種男人雖然涉及女性範疇的洗衣勞務，卻注入日新月異的科技方法和管理程序，有別於華人男性全盤模仿女性勞務的模式，因此仍然延續文明社會男女分工的特性。換言之，白人洗衣業者強力宣告商業洗衣廠是現代化科技的表徵之一，他們將洗衣工業嵌入文化的象徵意義結構之內，強調男人的心智取向與科學技術的要求是相互搭配，以此詮釋白種男性從事洗衣工作的情境。

更有甚者，白人男性引進洗燙科技，為傳統的家務工作帶來突破與進步，替女性分憂解勞，這是先進文明的指標，也正是白種男人的貢獻。匹茲堡一家洗衣廠宣稱六十匹馬力引擎所帶動的洗衣機，一個小時的洗衣量可以抵過一個婦人一周的洗衣量，而洗衣機的洗淨效果，相較於後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運用超大馬力的先進洗衣機、軋衣機、烘乾漿洗設備，和配合衣物不同部位所需之各式各樣的熨斗，機器洗衣廠宣稱一周可以處理

31 Fred DeArmond, *The Laundry Industry*, p.208.

32 Charles A. Boyce, *The Steam Laundry and Its Method: Essays Read at the Convention Held at Buffalo, October, 1889* (Chicago: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1894), p.124.

33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2, no. 6 (1904) p.80.

兩千至兩千五百件的衣物。³⁴ 男性洗衣業主亟思去除洗衣工作被歸類於家務勞動而附隨衍生的家務意涵 (domestic connotation)。他們認為洗衣工作的繁重是超過女性體力所能負荷。這項體貼女性的說詞，既可以說服女性顧客使用現代化的洗衣服務，也以此劃清和華人洗衣館的差別。

將洗衣工作從家務勞動中分離出來的概念，在二十年代成為吸引女性顧客上門的最佳利器。洗衣廠的廠主或管理階層對於大多數女性仍然習慣於自己動手做清理洗滌漿燙衣物的工作，心理有數。若能由洗衣廠來做這項非常辛勞繁瑣卻又不能避免的工作，不啻是主婦的一大福音。即使家中的女主人，不是自己動手，而是由傭僕代勞，也必須忍受清洗過程中廚房（有些大戶人家有專用的洗衣房，但通常是在廚房）潮濕混亂，水桶盆子扭衣機散布一地的景況；若是衣物被送到洗衣廠去，雖然自家不會有濕亂無序的情形，但須要承擔的風險是沒有親自督導，不知清理洗燙的過程如何。一九二七年的一份報告研究指出，在紐約市地區有兩個因素促使洗衣工作由家庭裡移往商業洗衣店。第一個是越來越多的女性出外就業，無暇操作洗衣勞務；第二，都市之內狹窄的公寓，沒有足夠空間放置清洗設備，從事浣衣工作。³⁵ 白種男性洗衣廠業者利用階級意識，說服中上階層婦女將衣物外送到洗衣廠去，正是洗衣廠的利機之所在。

洗衣廠同業公會的刊物曾經提供一些廣告創意給動力洗衣廠。其所訴求的重點，明顯見出是以中上階級家庭著重生活品質和注重衣著外表為主。例如奉勸丈夫利用商業洗衣店的服務時，其理由包括："I married a mate, not a martyr" (我是與一個伴侶結婚，而不是一個女傭)；"I like my shirts and collars to have that crisp-professionally laundered look" (我喜歡我的襯衫及衣領有著專業清理過的硬挺外表)；或是 "I want to step out or entertain folks

34 "Allegheny Steam Laundry," Richard Edwards, ed., *Industries of Pittsburgh (1879-1880): Trade,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Review for Pittsburgh, 1879*, 210; "Charles Pfeifer," *Industries & Wealth of Pittsburgh and Environs*, (New York: 1890), pp.102, 198; "The Crown Laundry," *The East End, Pittsburgh* (The Pittsburgh Board of Trade, 1907), p.95.

35 Millicent Fassig, "Steam Laundries in New York C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hop Condition" (Master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27), p.2.

once in a while-and you don't do yourself justice after wrestling with the wash all day" (我偶爾想出去或是招待朋友——而妳和洗衣工作搏鬥了一整天之後，一點都不善待自己)。給妻子的理由則包含："I'd like a breathing-spell each week for reading and recreation" (我希望每周有一段喘口氣的時間來閱讀和娛樂)；"I'd like to step out or entertain in the evening, too!" (我也希望晚間可以出外或娛樂一下)；以及"The Laundry way costs about as much as you (husband) make in an hour--and my day is worth your hour" (外送洗衣的花費大約是你【丈夫】一個小時的所得——而我的一天絕對值得你一小時的所得)。³⁶ 這些廣告訴求中所反映出來重視生活品質，體貼女性、為女性節省力氣而著想的文明男性氣質，至為明顯。

以此訴求女性消費者的同時，一九二〇年代開始，一個稱之為"Domestic science movement" (家務科學運動)，特別強調家務清潔衛生習慣要符合科學的原理。這項運動的目的主要在連通丈夫的工作領域和女性的家務範疇，鼓勵中產家庭的主婦們將管理家務的工作譬擬成丈夫的工作，把科學知識或管理方式運用在家務工作上。對於生化知識的理解激起對家庭衛生狀況的關切。一些家政方面的專家特別針對家務的衛生議題，提倡高標準的清潔尺度。³⁷

這個運動自然提升了對洗衣勞務的清潔要求。從前的洗衣工作，只需體力和耐力即可，與知識似乎沒有什麼關連。如今對於清洗過程中物理和化學變化的了解，使日常生活裡洗滌衣衫的操作和男性外在的工作是一樣地有道理可循的。³⁸ 雖然某些家務勞動一如紡紗織布，碾磨穀物等——拜科技新知和工業化之賜，毋需在家中操作。但一些家務職責卻加重負擔，洗衣工作就是其中之一。³⁹

36 *Official Bulletin* (La Salle, IL: American Institute of Laundering, Inc.) 13, no. 5 (1930) p.24.

37 Barbara Ehrenreich and Deirdre English, *For Her Own Good, 150 Years of the Experts' Advice to Women*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78), pp.141-3.

38 Grace Marian Smith, "Sanitation in the Laundry," *Hygeia* 5 (April, 1927), p.192.

39 Ruth S. Cowan,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p.36, 40-1, 53, 63-6; Susan Strasser, *Never Done: A History of American Housework* (New York: Pantheon, 1982), pp.5,

因應清潔標準的提升以及主婦恐懼衣物外洗而感染細菌、機器洗衣容易洗破衣衫、或是清潔劑過量造成衣物退色的疑慮，一些機器洗衣廠著手從事洗濯衣物的科技研發。早在一九一五年，洗衣廠公會已經與匹茲堡大學美隆工業研究中心合作，專門研究有關化學藥劑在清洗過程的變化與影響，以及澆洗的力道和方式對織物的傷害程度。⁴⁰ 這些行動宣示機器洗衣廠業者運用科技先進知識於實際操作裡，不但可以讓顧客對其服務品質產生信心，也可以展現其文明進化的程度，以炫耀於其競爭對手。

相較之下，華人洗衣館的種種表現，顯得落後於時代進步的趨勢，有些甚至野蠻而原始。首先，他們使用手工方式清洗衣衫手巾，明顯地因循女性單靠體力操作洗衣勞務時的傳統方式。男性跨越性別分際，模仿女性工作方式，男女分工不明，此即沒有進化的一個標記。即使有些華人洗衣館運用機器，在白人眼中，那些都是老舊型態，早已經被白人洗衣廠淘汰不再使用的機種。一九〇九年，*Chicago News* 《芝加哥新聞報》的記者著文贊揚一位華人洗衣業者的手工熨燙技術。這則報導馬上引起洗衣廠的駁斥，言明芝加哥城內沒有一家華人洗衣館是純手工熨燙衣衫。他們燙衣領時，使用一種大約五十元以下的手動熨斗，必須來回熨過十數次，才能燙出硬挺光亮的衣領。白人洗衣廠早已放棄這種舊式的機器，改用造價六百至八百元的熨燙機，衣領在炙熱的滾軸之間通過，一次就可燙出同樣光挺的效果。⁴¹

108-9, 117.

40 University Archives,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Mellon Institute, File# S. 446, 502, 560, 617, and 679. 另見 George H. Johnson, *Textile Fabrics: Their Selection and Ca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se, Wear, and Launderab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27), pp.374-5. 不過有趣地是一些其他的研究支持化學藥劑和洗衣機的運作和力道對衣物有害的報告，更強化顧客對機器洗衣廠清洗衣物的疑慮，轉而增加對傳統手工洗衣方式（如華人洗衣館或洗衣婦）的需求。有關相反的研究或分析報告可見於 Treasure Department, *Public Health Reports* 36 (April, 1921) pp.710-7, Edna B. Snyder and Gladys Winegar, "The Effect of Home and Commercial Laundry Methods on Cotton Fabrics," *Journal of Home Economics* 25 (June-July, 1933), pp.488-90. 至於華人洗衣館的情況，見 "Housewives Crying for Laundry Service," *Laundry Age* 4, no. 7 (1924) p.99.

41 "The Chink's Out-of-Date Machine Work," *Laundryman's Guide* 2, no. 5 (1909) p.13.

最令白人動力洗衣廠難堪的是，許多顧客卻仍然偏好傳統方式操作下洗燙出來的衣物。十九世紀末期，機器洗衣廠的各項服務推出市面之時，顧客仍然偏好傳統手工方式清洗衣物，而不信任由機器和化學藥劑來處理衣物的污垢。當洗衣廠宣稱運用科學程序，採用先進機器設施來處理清洗衣衫，卻發現在他們眼中，落後於時代潮流，以傳統女性所操作的手工清洗熨燙方式的華人洗衣館，仍然是比較受歡迎的。一九〇四年的洗衣廠同業公會年會上，有一場「問題信箱」的場次，供與會人員詢問各種經營上的難題。有人問及為何對手工洗衣服務有如此之大的需求？難道科技論調不靈光了嗎？可以想見為機器洗衣廠業者而辦的會議裡，答覆的內容必然是肯定機器操作的優點，並且說明當時一些手工洗衣館，將骯髒待洗衣物送到動力洗衣廠去清洗，再自行於館內做熨燙的處理部份，以示手工洗衣館仍有依賴機器洗衣廠的行為。⁴² 但是這個問題的提出，已經凸顯了顧客對於機器清洗衣物的疑慮和缺乏信心，以至於動力洗衣廠不能忽視運用手工洗燙的華人洗衣館之實力。但也可以想見動力洗衣廠號稱以先進器械設施，科學化的處理模式來操作傳統女性範疇的洗衣勞務，卻不敵同樣由男性組成的華人洗衣館，使用女性傳統的洗燙方式，卻受到顧客的鼓勵和贊揚時，其處境的尷尬。

機器之外，華人洗衣館的一些洗燙方式或經營手法，也被白人洗衣廠指斥為不夠衛生標準而大書特書。華人洗衣館最為人詬病的就是熨燙衣服之前，以口含水噴出水汽，來潤濕衣衫。一九一〇年代中期，一份衛生部的調查報告指出華人洗衣館用嘴巴由罐子吹出水汽來潤濕衣物，一旦使用者帶有傳染性疾病（如肺癆，梅毒，或白喉），則可能導致他人感染。⁴³ 其實，早在官方的報告出爐之前，白人洗衣廠已經有各式文宣、漫畫諷刺打擊華人洗衣館，以對抗後者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威脅。其中由 *Laundryman's Guide* 《洗衣業者指南》雜誌所發動的"Anti-disease Campaign"(反疾病運動)，影響最為廣泛。該雜誌倡議其他白人洗衣廠在各地地方新聞中刊登

42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1, no. 8 (1904) p.13; "Machinery Does the Work Better," *ibid.*, 53 no. 1 (1905) p.50.

43 *Public Health Reports* 32, no. 6 (1917) p.231.

廣告，提醒大眾華人洗衣館這類不衛生、不文明的行爲，並戲稱之爲黃禍（Yellow Peril）。⁴⁴ 當家庭主婦反映，不願將自家衣物送到大型白人洗衣廠和許多別家衣物混雜在機器裡一起清洗，寧願選擇洗衣總量不大的華人洗衣館，可以分別處理。但是白人洗衣廠反而奉勸女性顧客，那些華人洗衣館雇用肺癆病者或是身體不適合處理衣物的人，而且他們以口噴水汽來燙衣服（"these laundries [Chinese laundries] employed who were tuberculous or physically not fit to handle clothes and used mouth-sprinkling"）。⁴⁵

以衛生議題對華人洗衣館大作文章，並沒有就此打住。另一種手法是指明華人洗衣館沒有區分工作場所和居家場所，影涉華人洗衣館爲散播疾病的溫床。白人洗衣廠不斷地警告使用洗衣服務的顧客，華人洗衣館雖然店面非常乾淨整潔，但是在後面的洗衣房卻是極不衛生，因爲華人吃住的地方也就是操作洗衣工作的地方。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期間，眼見波士頓地區的華人洗衣館急速增長，白人洗衣廠嘲諷該城已然成爲感病華人的傾銷之地（dumping ground for diseased and infected Chinese）。⁴⁶ 有些州（如紐約和伊利諾）規定商業性質的洗衣工作，不可以在家庭吃睡烹煮的地方進行。雖然這條規章主要是用來管理洗衣婦的行爲，但是白人洗衣廠經常借題發揮，要求衛生局把華人洗衣館也納入一併處置。⁴⁷ 事實上，不論是由華人或是由當地美國人所開設的許多小型手工洗衣店，其經營型態

44 例如參見"Spreading Disease Thorough Unsanitary Laundering," *Laundryman's Guide* 1, no. 2 (1909) p.5; "Laundry Infection, Caught from the Chink," *ibid.*, 1, no. 2 (1909) p.7; "Campaign Against Chinks in New Orleans," *ibid.*, 1, no. 2 (1909) p.11; "Disease Danger of Negro and Chink," *ibid.*, 1, no. 3 (1909) p.5; "Disease Danger in Chinese Mouth-Sprinkling," *ibid.*, 1, no. 3 (1909) p.15; "Spreading the Sanitary Gospel," *ibid.*, 1, no. 5 (1909) p.4; "The Sickly Chink and His Underground Pest Hole," *ibid.*, 1, no. 5 (1909) p.5; "Alderman Evans of Chicago Wants to Know," *ibid.*, 3, no. 4 (1910) p.22; and "Probing Chink Laundrydom," *ibid.*, 3, no. 4 (1910) p.31. 該雜誌發行於美南的亞特蘭大。不僅歧視華人洗衣館，也打擊黑人洗衣婦。

45 Georgiana Smuth Waite, "Housewives Crying for Laundry Service," *Laundry Age* 4, no. 7 (1924) pp.99-100.

46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3, no. 3 (1905) p.2; *ibid.*, 55, no. 5 (1906) p.12; and "Run Out the Chinaman," *ibid.*, 56, no. 5 (1906) p.57.

47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9, no. 2 (1908) p.54; *ibid.*, 60, no. 3 (1908) p.10.

都是如此，因而被認定為傳播疾病的可能來源之一。⁴⁸ 將在美國當地的華人視同為傳染病源，用此手法來醜化華人為落後，尚未進化到文明階段。所以，當一份肥皂公司的銷售報告提及中國境內越來越多的人口購買肥皂和毛巾時，白人洗衣廠稱之「東方杏仁眼的後代逐漸明顯地文明起來了」（*evidently the almond-eyed child of the Orient is becoming civilized*）。⁴⁹

華人洗衣館以較低的價格吸引顧客，有時被一些白人洗衣廠附上一些無理的聯想。低價競爭並非華人洗衣館所專用。不少的白人洗衣廠彼此也以低廉價格的方式，相互競爭。但是白人洗衣廠卻繪生繪影地以一則寓言故事將華人洗衣館業者描寫成吃鼠肉，以節省其生活所需，降低成本。話說芝加哥西城有一場洗衣店之間的價格大戰。一家白人洗衣廠將清洗襯衫的價格降低，另一家華人洗衣館隨而跟進。彼此不斷地降價。最後，白人洗衣廠宣布免費洗衣，而華人洗衣館照樣奉陪。人們注意到洗衣館的華人不再購買食物，才發現華人以吃老鼠為生。偶爾白人洗衣廠向顧客解釋為何收費昂貴，卻說成「我無法如頭綁著豬尾巴的華工那麼廉價，因為我們須雇用技術工人，而他們尚未培養出吃鼠肉的食慾」（*I can't do you work as cheap as a pigtail, because we have to hire skilled labor, who have not as yet cultivated an appetitie for rats*）。雖然只是一則寓言，其中的種族歧視明顯地將華人詆毀成野蠻落後的民族。⁵⁰

滿清政府要求男性蓄髮編辮的習俗，在美國白人看來，實在是怪異而男女不分，甚至藉此尋開心，歧視華人。一九〇九年的夏季，住在加州 Guerneville 地區的 Adolph Brunner，有一天路經鐵道，發現一名華人被吊在鐵道的支架上。一群奧克蘭來此露營的高中生，因為沒錢付洗衣費用，華人洗衣館不願送回洗淨的衣物，他們憤而將捆綁衣物袋的麻線綁在這名華人的髮辮上，再將之吊在鐵道支架上。還好這位華人只有傷及一點頭皮，感激之餘，他提供 Brunner 永久免費洗衣服務，以此喜劇收場。這樣的行

48 *Report on Condition of Women and Child Wage-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XII: Employment of Women in Laundries*, 61st Cong., 2nd sess. (1911), pp.13-5.

49 "Towels and Soap in China,"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3, no. 6 (1905) p.33.

50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4, no. 5 (1905) p.32; *ibid.*, 54, no. 8 (1905) p.41.

爲，令人啼笑皆非，不清楚到底誰比較野蠻！但是可以看出男性華人的髮辮裝扮，被白人當作嘲弄的笑柄，更成爲許多漫畫裡代表華人野蠻落後的標誌符號。⁵¹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白人洗衣廠砲口一致地對華人洗衣館大肆撻伐。經過多年與華人的對峙，許多白人洗衣廠逐漸將華人洗衣館的存在視爲「無可避免的罪惡」(necessary evil)，認之爲白種人的負擔。尤其在一八九〇年代中期之前，美國東部地區華人洗衣館的數目快速增長，引起白人洗衣廠大聲疾呼，防止其繼續發展。芝加哥地區的白人動力洗衣廠，曾經歸納四點，解釋華人洗衣館增加而白人洗衣廠受挫之因。首先，市政府要求商業洗衣行業要付營業型水費，但是華人洗衣館沒有遵守規定。第二，工廠法限定工廠每日營運的時間（如紐約州定爲十小時，但華人洗衣館不受此規範而不影響其營業時間。第三，芝加哥政府禁止在商業洗衣工作的場所吃飯或睡覺，但對華人洗衣館卻沒有嚴格執行。第四，煙霧蒸汽管制部門，處理公共安全時，對洗衣廠排放的蒸汽管制嚴格，卻輕忽華人洗衣館的公共危險。⁵² 這些說辭，平心而論，有些確實擊中華人洗衣館的致命之處，但也在洗衣工業裡引起不同的論調。一個白人洗衣廠主認爲，大部分白人廠主對於來自華人洗衣館的競爭威脅，未免太過緊張，誇大其嚴重程度。他質疑白人洗衣廠意圖掌控洗衣行業的合理性；白人洗衣廠和華人洗衣館的關係就如同大街上的大型精緻商店和小巷中的雜貨店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生存空間。這個論述，倒是讓有關華人問題的討論在同業公會刊物中，平息了一陣時日。⁵³

進入二十世紀的最初十數年，在白人洗衣廠的壓制之下，東部幾個大城（如紐約、芝加哥）華人洗衣館的發展因而停滯下來。⁵⁴ 到了一九一四年，在洗衣廠同業公會的年會，華人洗衣館的問題又被重新提出來。會中

51 *Laundryman's Guide* 2, no. 3 (August, 1909) p.23. 一些漫畫則參見附件。

52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3, no. 5 (1905) p.36; "Laundry Licenses," *ibid.*, 59, no. 1 (1908) p.22; and *Laundryman's Guide* 3, no. (1910) p.17.

53 "Take an Opposite View,"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53, no. 7 (1905) p.32.

54 Paul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 pp.30-1.

有人批評華人問題之所以無法根除，就是因為多數人視之為無可避免的罪惡，而加以容忍，讓華人洗衣館有死灰復燃的機會。⁵⁵ 雖然批評甚多，這些評議，卻沒有後續的具體行動。自從華人洗衣館在一八七〇年代首見於東岸地區，白人洗衣廠與之交手數十年，仍然無法將之根除。將華人洗衣館的存在，視同白人無法避免的負擔之心情，似乎隱然可見。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進入二〇年代，白人洗衣廠開發多種形態的清洗服務項目(如溼洗不烘燙，只有如床單之平面物件漿燙，烘乾而不漿燙等)，因而營業額大增。⁵⁶ 此後直至三〇年代，洗衣廠的營業總額佔了九成的洗衣業營業額，但大城市如紐約市，則約是八成左右。白人洗衣廠彼此之間的競爭，以及廠內勞資糾紛的困擾，遠超過華人洗衣館所帶來的壓力，對華人洗衣館的詆毀攻擊也逐漸消退。⁵⁷

結論

白人洗衣廠和華人洗衣館的競爭故事點明性別意義如何與科技和文明進化相互依附連結；其中的緣由和發展過程也說明華人洗衣工受到種族和性別的雙重歧視。白人男性洗衣廠主對其以男兒之軀從事性別意味濃厚的洗衣行業，不斷地強調他們的作法乃是使用現代化機器處理清洗漿燙衣物，以此展現男性氣質；並且進一步為女性分憂解勞體貼女性，視之為文明的標記，以此宣告自己在洗衣業的主導地位和優勢。這樣的手法明顯地

55 W. E. Fitch, "Looking Forward: The Oriental Problem," *National Laundry Journal* 72, no. 4 (1914) p.10; George Crawford, "A Message to Members of the Laundrymen'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bid.*, 72, no. 10 (1914) p.4; "Pla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ing Year," *Pacific Laundryman* 2, no. 3 (1914) p.27.

56 有關白人洗衣廠的各式洗衣服務，見 Benjamin R. Andrews,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Its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 (New York: Mamillam Co., 1929), pp.442-3.

57 Bertha Nienburg and Bertha Blair, *Factors Affecting Wages in Power Laundries* (Department of Labor, Bulletin of the Women's Bureau, No. 143, Washington, D. C.: GPO, 1936), p.13; Louis Paul Nestel, *Labor relations in the Laundry Industry in Greater New York* (Louis Paul Nestel, 1950), pp.26-7.

是植基於文化結構和社會環境背景。只要整體的文化氛圍仍然視兩性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為合理，白人洗衣廠業者宣示主權的手法自然可以被接受。

白種男性洗衣廠主這種確立權威的方式，具有重大的意義。若是他們要在洗衣勞務的場域內，闖出一片屬於他們的天地，他們不得不正視兩性和種族之間的互動關係。當通俗的文化價值觀認定洗衣工作歸屬於女性的勞務範圍時，將科技性別化，並以男性主控科技，藉此區別同為男性卻模仿女性方式，跨越性別分野，因而喪失男人氣概的華人洗衣業者，無疑是確立白人男性權威地位過程中重要的一步。既存的文化認知結構，視男女嚴格分際為文明進化的指標，將男性氣質、機械化、和工業程序劃上等號，不啻是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機制體系讓白人洗衣廠主在洗衣業內構築他們的權威地位。

*本文曾於 1998 年 10 月 28 日發表於師大歷史系教學研討會，蒙與會同仁指正，復承貴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謹此一併致謝。



Chinese Laundry.

LAUNDRYMAN'S GUIDE 1, NO.5 (APRIL, 19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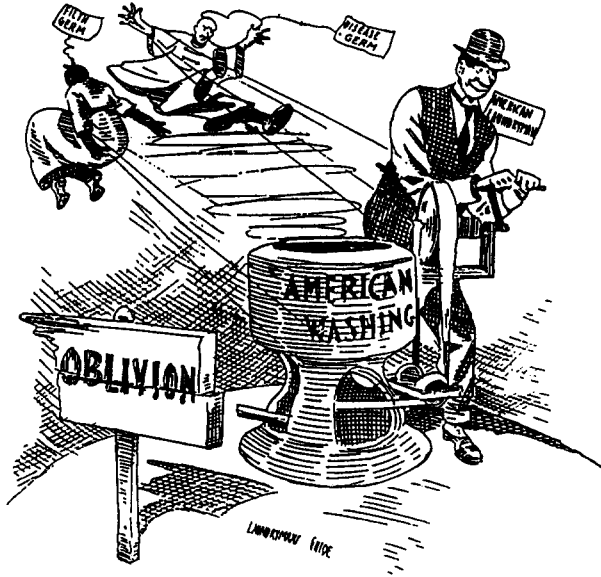


LAUNDRYMAN'S GUIDE 2, NO.6 (NOVEMBER, 1909):13



Do you think the Celestial method?
of Sprinkling Clothes Hygenic •

LAUNDRYMAN'S GUIDE 1, NO.3 (FEBRUARY,1909):15



'Skidoo!'

LAUNDRYMAN'S GUIDE 3, NO.1 (DECEMBER,1909):15



Ah Sin's Finish.

LAUNDRYMAN'S GUIDE 3, NO.5 (APRIL,1910):13

Our Anti-Disease Campaign

Is meeting with great success



IN THE

South and West

Co-operate with your HOME TRADE PAPER in this.

LAUNDRYMAN'S GUIDE 1, NO.3 (FEBRUARY, 1909)